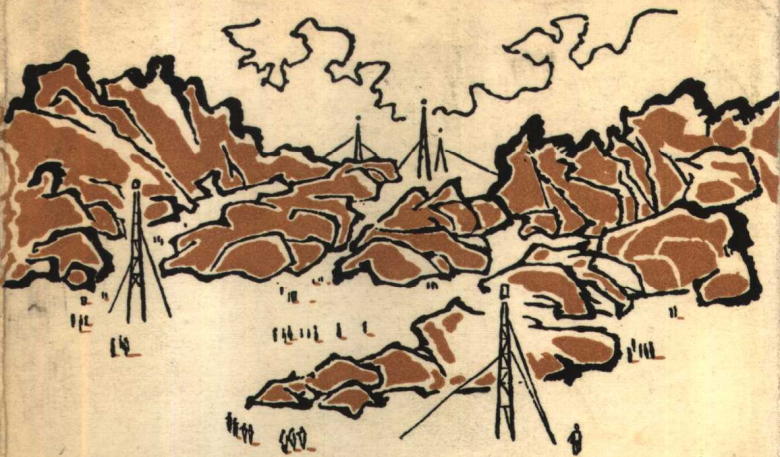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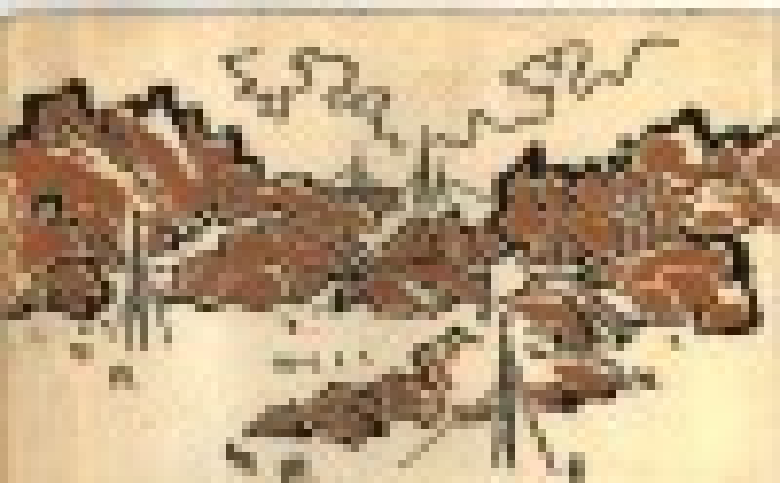


石油詩

第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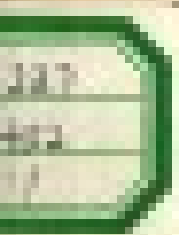
李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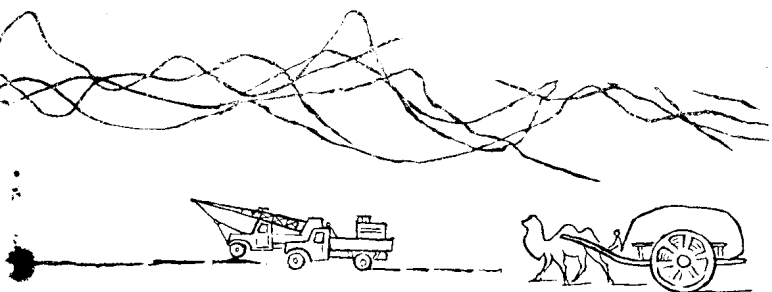




石油詩

一
年
一
月
一
日





石油詩

第一集

李季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3/05

內 容 說 明

本集收作者 1953 年春至 1964 年初所写的以石油工业为題材的短詩数十首。这些詩，集中地描繪了玉門、柴达木、新疆等地石油工业的建設面貌，反映了我国的石油工业在党的三面紅旗和毛泽东思想的光輝照耀下，所取得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史无前例的輝煌成就。这些詩，大部分曾收入作者以前出过的几本詩集中。

装 幀：王 路

石 油 詩（第一集）

书号 1816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39,000 开本 850×699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3}{4}$ 插頁 4

196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6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平）00001—21000 册 （精）001—200 册

定价（4）0.38 元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目 次

石油河.....	1
厂长.....	4
我站在祁連山頂.....	7
“社会主义老头”.....	9
师徒夜話.....	13
致北京.....	17
我們的油矿.....	20
白楊.....	23
紅头巾.....	26
黑眼睛.....	28
正是杏花二月天.....	30
白楊河.....	33
旗.....	34

写給阿拉尔革命烈士墓的話·····	36
柴达木一青年·····	40
油沙山·····	46
我問昆仑山·····	50
柴达木小唱·····	53
我想念·····	55
送同志回玉門·····	57
敬礼，克拉瑪依！·····	58
珍惜每一秒钟·····	60
給一个石油地质勘探队员·····	62
致柴达木的兄弟們·····	64
題玉門車站路标·····	67
玉門春·····	68
最高的奖賞·····	72
爭論(一)·····	74
爭論(二)·····	76
悼·····	78
春节寄友人·····	84
我們的楊师傅·····	86

油沙山和昆侖山·····	91
克拉瑪依之歌·····	93
相見歡·····	95
東西南北任我闖·····	97
石油詩·····	99
石油小唱·····	102
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	104
石油歌·····	108

石 油 河

来自四季冰封的群山深处，
流向辽阔千里的大戈壁滩。
你是祁连山宝藏热情的宣传者，
你把宝库的钥匙传向人间①。

炎热时节，你用浑浊的激流，
拍打着沉默的戈壁。
寒冬里，在那厚厚的冰块下面，

① 石油河源出祁连山中，流经甘肃之玉门、酒泉等县境。据史书记载，数百年前，牧人即常见油珠漂浮水面，故称石油河。

你和礫石作着激烈的爭辯。

你有着一个战士的坚定，勇敢，
千百年来，你一点也不觉得疲倦。
虽然，你的辛勤常常是换来了冷遇——
在地图上，一直是一条没有名字的黑线。

辛勤而又勇敢的河流呵，
你所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
我們的毛主席已經下了命令，
大地上无处不在响彻着他的号召。

千万盏电灯驅走了祁連山的黑暗，
森林般的井架豎立在你的河身两旁。
这都是为了执行他的命令，
他派我們前来开发宝库，消灭荒凉。

他要我們把祁連山钻透挖空，
在戈壁上建立起千百个繁荣的农场；

他要我們使山河都服從人的意志，
把大戈壁建造成人世間的天堂。

1953年春于玉門



厂 长

那一天，我刚刚来到油矿，
下了汽车就去把厂长拜访。
想不到在厂长办公室里，
却遇见了我们过去的团长。

他正对着一叠表报拉计算尺，
那样子真像在摸弄心爱的手枪。
见了面，他几乎把我抱了起来：
“老李呵，你是不是也改了行？”

有一次，我们坐车到井地上去，

他上車的动作，引起了我的回想——
这多么像他过去上馬的姿势呵，
看样子他还没有把战斗生活遗忘。

新的职业并没有改变他的性格，
他还是像过去一样爽快，明朗。
在澡塘更衣室里有个工人問他：
“厂长，你在哪里受了这么多的伤？”

“刀痕是长征时留下来的，
抗日战争的紀念在肩膀上，
解放战争中丢了一个手指头，
这一脑袋白头发是转业以后的奖赏。”

上下班他从来不坐公共汽車，
这原因就像一个难猜的謎語一样。
那天下班时，我故意向他发問，
他笑着說：“这是秘密，可不能讲……”

“整天坐办公室没有一点活动机会，
搞工业也需要身体强壮；
况且，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
说不定哪一天又要穿起军装。”

1953 年秋于玉門



我站在祁連山頂

像一个守卫边疆的战士，
我昼夜站立在祁連山頂。
我站在那雄伟的井架下面，
深情地照料着我的油井。

虽然是严寒封鎖了大地，
虽然是风沙吹打得睜不开眼睛；
不論什么时候我都不願离开一步，
哪怕是寒冷得連鼻涕也凍結成冰。

在山頂上我一点也不觉得寂寞，

整天陪伴我的是那祁連群峰。
黑夜里，群山悄悄地隱入夜幕，
这时候，來拜訪我的是北斗七星。

遼闊坦平的戈壁灘在我的腳下，
行駛着的車隊像一群小小的甲蟲。
排成長列的白云前來把我慰問，
樂隊總是那高傲的山鷹的嗥鳴。

我見過黎明怎樣趕走黑夜，
我見過破曉前最後熄滅的那顆晨星，
我見過坐着第一輛車去上工的兄弟，
我見過金光四射的太陽怎樣升上天空。

1953年冬于玉門

“社会主义老头”

假若你有一天，
来到我們矿上，
請你千万不要忘記，
去把这位老人拜訪。

在家里你当然找不到他，
到休养所也会使你白跑一趟。
办公室里你不要打算見他的面，
要見他，你只有去到油井上。

老人是一部活的油矿历史，

每一口油井上都洒有他的汗滴。
油井就像他的五个手指头，
整个油矿全都装在他的脑子里。

老人今年已经六十三岁，
按理说早应该到养老院去休养。
可是，他却坚决要求留在厂里，
他说一闲下来，心就发慌。

问起他的职务，
谁也回答不上。
全厂里到处都有他的影子，
没有哪一个人比他更忙。

一天到晚戴着那顶铝盔，
工作服穿得像漆布一样。
就像一把会走动的搬手，
他到哪里，哪里就分外紧张。